劉氏鴻書

第八十八卷

花木部二

果品

桃李　櫻桃　杏　楊梅　梨　棗

秋實　　　　　　㓜桃　　　　　　稱餇

金杏　　　　　　君字果　　　　　五臓斧斤

赤大棗　　　　　四十九　　　　　算棗數

蒲萄　柿　栗　金橘　柑

三種　　　　　　七絕　　　　　　數斛

河東飯　　　　　金彈　　　　　　奇柑

蕨　瓜

䖍出　　　　　　高百丈　　　　　陰山得瓜

進瓜

草

護門草　芸草　女香草

蓍草　春草教風　青草

吉雲草

苹　蕨

苹氏　夷齊食蕨　吐蛇

藥品

黃精　砒　龍涎

檳榔　又檳榔　地脂

卷八十八目

劉氏鴻書卷八十八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花木部二

五穀　稻　麥　豆

粱黍之總名稻既種之總名菽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爲六十蔬菓助穀各二十共爲百穀（事物紺珠）

范勝書曰禾生於寅壯於午長於甲老於戌死於申惡於壬癸忌於丙丁（類纂）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許氏說文）

五里香江表惟長沙有好米是時新粳稻出上風吹之

五瓜鬥香魏文與羣臣書

占城稻成實早而粒稍細宋湘山野錄云眞宗聞占城稻早耐旱遣使以珍貨求其種得十斛散於民間今在在有之無錫縣志

神禾原在鎬水東滈水西首起南山麓西至東交河而止劇談錄曰晉天神六年原産禾一穗重六斤故名名山記

鄱陽彭氏積穀至萬石及其孫已六十年矣萬曆戊子連荒以穀出糶一倉穀俱結人形約長五六尺刀斧擊之不碎人以爲穀久成神而分之又有官倉內穀成一

人處倉中人見之而不得倉穀散盡不知所在聞昔武庫年久未開偶開視中有一人眉目手足皆具特不能言耳或曰此兵器上人肉脂血餘結成者夫物久精凝理或然乎 異識資諧

元和八年大軫國貢碧麥上異之翌日出示術士白元佐李元戢碧麥粒大於中華之麥表裏皆碧香氣如粳米食之令人體輕久則可以御風 杜陽編

古人澄治思慮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於器中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後白豆多黑豆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

雖自豆亦無之矣性理

木棉

通鑑梁武帝木棉皁帳史炤釋文云木棉江南多有之以春二三月下種旣生須一月三薅至春生黃花結實及熟時其皮四裂其中綻出如棉土人以鐵鋌碾去其核取如棉者以竹爲小弓長尺四五寸許牽弦以彈綿令其匀細卷爲筒就車紡之自然抽緒如繅絲狀織以爲布按此卽今之綿花也○綿有三一曰絲綿出於蠶緝一曰木棉出於交廣名班枝花三曰草棉史炤釋文所言形狀是而以解木棉則非也其曰竹爲小弓長尺

四五寸今之制綿花弓長五六尺以羊腸爲弦彈之聲如晴雷朱以貞有弓弸弸綿一首可證今之綿弓勝于舊矣丘文莊謂棉花元始入中國殆未考史炤之說也

楊升菴文集

續博物志閩閩中多木棉植之數千株採其花可紡爲布李商隱詩木棉花發鷓鴣飛王叡詩紙錢灰出木棉花南中木棉樹大盈抱花紅似山茶黃蕋花片極厚近峰聞略云棉花入中國自我朝始丘文莊公記之詳矣舊云木棉卽今之班枝花也棉花種爲番使黃始所傳今廣中立祠祀之沈黃門炤曰番中有青紅白三種今

特傳其白者耳 琅琊代醉篇

菜品 蒿菜 園荽 茄 葫蘆 蘑菰

王舜求云蒿菜出罽國有毒百虫不近蛇虺過其下觸之則瞑目不見物人有中其毒者惟生薑汁解之 稗雅

園荽即胡荽世傳布種之口誦褻則滋茂故士大夫以穢談爲撒園荽 彙苑

茄樹交廣草木經冬不衰故蔬圃之中種茄宿根有三五年者漸長枝幹乃成大樹每夏秋盛熱則梯樹採之五年後樹老子稀即伐去之別栽嫩者 小史集雅

鄭餘慶與人會食日高衆客皆餒呼左右曰爛蒸去毛

莫枚折項諸人相顧以爲鵝鴨良久就餐每人前下粟米飯一碗蒸葫蘆一枚餘慶餐美諸人强進而罷太平廣記

磨菰瀕河之地多有之惟出考城者勝土人採食或曰無種蓋遺腐船木所生也袁門廣牘

菓品　桃李　櫻桃　杏　楊梅　梨　棗

桃李華綱目嘗三書矣惠帝五年呂氏甲寅年文帝六年未有書秋桃李熟者秋華異也秋華而實大異也終綱目書桃李秋實一而已漢武帝四年

譙郡夏侯文規亡後見形回家經庭前桃樹邊過曰此桃我昔所種子乃美好其婦曰人言亡者畏桃君不然

耶曰桃東南枝二尺八寸向日者則憎見之或亦不畏也甄異錄

太宗將致櫻桃於鄅公稱奉則尊言賜則卑問于虞世南世南對曰昔梁武帝遺齊巴陵王稱餉從之國史

金杏種出濟南郡東南有分流山蓋其上飲天漿下啜地沫故杏之生繁大於梨黃於橘而味獨美昔漢武帝訪蓬瀛有獻是果者帝嘉之今人猶呼漢帝杏又曰金杏山東通志

楊修九歲聰慧孔文舉詣其父父不在乃呼修修為設菓有楊梅融指視修曰此君家之果耶修應聲曰未聞

孔雀是夫子家禽　郭子

李楚勲罷相出鎮豫章一日遊西山舟問茅舍有老叟
䝉數村童公觴于其廬速食數梨賓僚有曰梨號五臟
斧斤不宜多食叟欸曰鴞冠子五臟斧斤乃離別之離
非謂梨也蓋離別則戕賊胸懷有若刀斧因就架取鴞
冠子呈之公大歎服　湘山野錄

杜䥴爲河東太守平虎將軍劉勲爲太祖所親貴震朝
廷常從䥴求大棗䥴拒以他故後勲伏法太祖得其書
歎曰杜䥴可謂不媚竈也　杜氏新書

漢武帝時上林苑獻棗上以所持杖擊未央前殿檻呼

朔曰叱來叱來先生知此篋中何物朔曰上林獻棗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朔曰呼朔者上也以杖擊檻兩木林也曰來來者棗也叱叱者四十九也上大笑賜帛十疋方朔傳

北齊綦母懷文昔在晉陽爲監館館中有一蠕蠕客同館胡沙門指語懷文云此人別有異算術仍指庭中一棗樹令其布算即知其術數乃試之并辨若干純赤若干赤白相半於是剝數之惟少一枚算者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北史

蒲萄　柹　栗　金橘　柑

蒲萄出大宛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破大宛得蒲萄種歸漢應劭曰大宛以蒲萄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經十歲不敗漢使求蒲萄種歸天子種之離宮別館之旁漢書無雷國罽賓國皆有蒲萄有黃白黑三種 酉陽雜俎

柹有七絕一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蟲五霜葉可愛六嘉實七落葉肥大冬間下種待長移栽肥地接及三次則全無核接桃則成金桃 花木考

鄭虔好書嘗苦無紙於慈恩寺貯柹葉數屋遂往日取葉肄書歲久殆遍 本傳

晉王嘗窮追汴師糧運不繼蒸栗以食軍中遂呼栗爲河東飯　清異錄

金橘產于江西香清味美置之樽俎光彩的爍如金彈珍果也若欲久留着于菉豆中藏之經時不變蓋橘性熱豆性冷故能久也　歸田錄

韋皐鎮西蜀時有黃柑一樹方熟忽數夕衆實皆落唯樹杪一蒂獨存其大如椀枝葉滋茂異于常者園吏具白韋親視之曰此奇果也非臣下宜食議欲表進令去蒂尺餘折之其實蒂自落有善醫者昝殷侍立曰凡木實未過時蒂自落乃實之病也請鍼驗之韋令再三方

許智藏引針就蒂刺入其實應手而轉殷則連下一刺血濺盈袖韋令大驚披之則兩頭蛇也 北户録

蔗　瓜

神宗問李惠卿曰何物不庶獨于蔗庶何也曰凡草種之正生嫡出也甘蔗以根庶出也 翰墨大全

南方上有甘蔗之林其高百丈圍三尺八寸促節多汁甜如蜜咋嚙其汁令人潤澤可以節蚘蟲人腹中蚘蟲其狀如蚓此消穀虫也多則傷人少則穀不消是甘蔗能滅多益少凡蔗亦然 本草綱目

中國初無西瓜洪忠宣使金虜貶遞陰山得食之云種

以牛糞結食大如斗絕甘冷可蠲暑疾丹鉛錄引五代胡嶠陷虜記云於回紇得瓜名曰西瓜其言與忠宣同以爲至五代始入中國按忠宣使虜乃稱創見則嶠嘗之于陷虜之日而不能種之於中國也其在中土則自靖康而後其在江南則或忠宣移種歸耳 楮記室

曹操一日盛夏宴諸官於水閣酒半酣喚侍妾用玉盤進瓜一妾將瓜列盤進而答曰瓜極熟一妾整容捧瓜答曰不生操大怒喝武士斬之再呼進瓜莫敢近前衆妾皆推蘭香乃雙手捧盤齊眉而進操問瓜味答曰甚甜大呼武士速斬之坐客皆失色拜地曰不知也操曰

聽數其罪前二妾吾斬之者久聽使與登不知進爪必須齊眉而捧盤耶皆以開口字答斬其惡也蘭香來夫久高手捧盤而進又以甚甜合口字答之何切知吾心耶故斬之以絕其患 花木考

草

常山出草名護門取置戶下或有過其門者草必叱之一名百靈草王筠詩霜被守宮槐風驚護門草 物類志

芸草古人藏書謂之芸香是也採置書帙中去蠹置席下去蚤虱栽園亭間香聞數十步似豌豆微小叢生秋間葉上微白如粉江南謂之七里香 杜陽編

女香草甚繁續婦女佩之則香聞數里男子佩之則臭昔海上有丈夫拾得此香嫌其臭棄之有女子拾去其人跡之香甚欲奪之女子疾走其人逐之不及乃止故語曰欲知女子強轉臭得成香呂覽有海上逐臭說疑即此事 奚囊橘柚

伏羲文王墓前獨有蓍草季子挂劍臺下獨生挂劍草鄭康成讀書山下獨生書帶草皆它處所無也孔林不生荆棘嚴陵獨生白茅孝女拖笆苴皆偃仆漢王牧馬草有嚙痕是皆異草 文海披沙

鄉人謂展禽曰魯聘夫子三黜無憂色何禽曰春風鼓

百草敷蔚吾不知其茂秋霜降百草零落吾不知其枯枯茂非四時之悲欣榮辱豈吾心之憂喜 符子

漢未央宮斬韓信地至今猶有臺趾其草色赤獨異他處匈奴地草色白唯王昭君塚上草獨青自漢至今幾千百年矣而勳丘俠女含冤不變迺爾

東方朔曰臣有吉雲草十頃自吉雲之澤移種于九景山東二千歲一花必東取璋琅山澗水以灑之臣請往刈之旦去暮返其葉似麥而金色劉以飼馬即肥澤光潤 洞冥記

芊 蕨

周禮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禁川游者夫萍水物耳而名官以謹酒先儒以其不沉溺于酒如萍之浮然水萍之性勝酒水萍雖非小萍類亦萍之總名故以戒人幾酒謹酒也 埤雅

蕨多食之能消陽氣故令人睡弱人脚四皓食芝而壽夷齊食蕨而夭今道路荷負轉移者皆不肯食令人脚弱蓋見其形似拘攣之狀亦或其性味固爾名之以蕨蓋謂蕨矣 全雅

郗鑒鎮丹徒二月出獵有甲士拆一枝食之覺心中耿耿成疾後吐出一小蛇懸屋前漸乾成蕨遂知此物不

可生食 棲神記

藥品

黃精 砒 龍涎 栟櫚 地脂 枸杞 三積草 雷丸 木瓜 人參

黃帝問天姥曰天地所生豈有食之令人不死者乎天姥曰太陽之草名曰黃精餌之可以長生太陰之草名曰鈎吻不可食入口立死 彙苑詳註

砒性猛如貔故名惟出信州故人呼爲信石而又隱信字爲人言又曰此乃錫之苗故新錫器盛酒日久能殺人者爲有砒毒也 本草綱目

蘇門荅次國古大食國也西去一晝夜城有龍涎嶼獨峙南巫里洋之內浮灔海面波激雲騰每至春間羣龍

交戲於上而遺涎沫洋水則國人駕獨木舟伺龍出沒
隨而採之或風波則人俱下海一手附舟旁一手楫水
而得至岸其涎初若脂膠黑黃色頗有魚腥去久則成
大塊或大魚腹中刺出如斗大焚之清香可愛名曰龍
涎其品有三浮水者爲上滲沙者次之魚食爲下每香
一觔值其國金錢一百九十二枚准中國之銅錢九千
文彙苑詳註
嶺南人以檳榔代茶可以禦瘴有四功焉醒能使醉醉
能使醒饑可使飽飽可使饑類纂
劉穆之少時家貧嗜酒食不修拘檢往妻兄家乞食多

見辱不以爲耻其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令往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饑何故須此妻復截髮市餚饌爲其兄弟以餉穆之自此不對穆之梳沐及穆之爲丹陽尹將召妻兄弟妻泣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本不匿怨無所致憂及至醉穆之乃令廚人以金拌貯檳榔一斛進之南史

高展爲并門判官一日見砌間沫出以手撮之試塗一老吏面上皺皮頓改如少年色展以爲必神藥問承天道士荅曰此名地脂食之不死乃發甎已無所覩方鎮

編

宋張子幼事道士王元正居大若岩一日汲于溪上見二花犬相趂因逐之入于枸杞叢下而沒掘之得枸杞根形如二犬煮而食之味極甘香忽覺身輕飛于山峯上須臾雲起擁之而去元正食其餘因得不死遂號童子峯沈汾續仙傳

唐河東裴同父患腹痛數年不可忍囑其子曰吾死後必出吾病子從之出得一物大如鹿條脯懸之久乾有客竊之其堅如骨削之文彩煥發遂以為刀欛子佩之在路放馬抽刀子劃三稜草坐其欄上其欄盡消成水

客怪之回以問同同泣具言之後病狀同者服三稜草汁多驗 朝野僉載

劉伯時嘗見淮西士人楊緬自言中年得異疾每發言應荅腹中輒有蟲聲效之數年間其聲浸大有道士見而驚曰此應聲蟲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讀本草至蟲所不應者當取服之緬如言讀至雷丸忽無聲乃頓餌数粒遂愈 文昌雜録

崔涓守杭州湖上飲餞客獻木瓜甚奇美有中使袖歸曰禁中所無宜進上須臾解舟去守懼得罪欲輟飲官妓作酒糾者白守曰某度木瓜經宿必委中流也會送

者回覆云木瓜果潰爛已棄之矣守異其言召妓問之曰此物芳脆易損必不能入獻守取香錦面勞之唐語林

高祖時上黨有人宅後每夜有人呼聲求之不得去宅一里所但見人參一本枝葉峻茂因掘去之其根五尺餘具體人狀隋書五行志

維陽十友者皆家產粗豐守分知足慕玄知道相約爲兄弟時海內大安民人皆悅遂以酒食爲娛自樂其志給于一家周于十室率以爲常忽有一老叟衣服滓敝氣貌羸弱似貧窶不足之士亦着麻衣領十人來以造其會衆既適情亦皆憫之不加斥逐醉飽自去莫知所

之一旦言于衆曰余力困之士也幸衆人許陪坐末不
以爲責今十人置晏皆得預之席既周會亦願力爲一
席以荅厚恩約以他日願得同往至期十友如其言相
率以待凌晨貧叟果至相引徐步詣東塘郊外不覺爲
遠草莽中茆屋兩三間傾側欲摧引入其下有丐者數
輩在焉皆是蓬髮鶉衣形狀穢陋叟至丐者相顧而起
墻立以俟其命叟令掃除舍下陳列蓬除布以營席相
邀環坐日已旰矣咸有饑色久之各以髗髗竹筋置于
客前逡巡數輩共舉一巨板如案長四五尺設于席中
以油帊幕之十友相顧謂必濟饑甚以爲喜既撤油帊

氣熇熇然尚未可辨久而視之乃是蒸一童兒可十數歲已爛熟矣耳目手足半已墮落叟揖讓勸勉使衆就食衆深嫌之多托以飫飽亦有忿恚逃去都無肯食者叟縱食貪啖似有盈味食之不盡即命諸丐持去令盡食之因謂諸人曰此所食者千歲人參也頗甚難求不可一遇吾得此物感諸公延遇之恩聊欲相報且食之者白日昇天身爲上仙衆既不食其命也夫衆驚異悔謝不及叟促問諸丐令食訖即來餓而丐者化爲青童玉女幡蓋導從一時昇天十友剄心追求更莫能見神仙感遇傳

鴻書卷八十八 終

第八十九卷

鳥獸部一

總論　胎生卵生　易骨易皮

產水產林　馬龍羊龍　隨日隨陽

蜉蝣二日　羚羊懸角　向壬避戊

性淫性畢　左雄右雌　啞啞嚾嚾

猨臂龜腸　驢交馬感　超毋食牛

一字鳥　鳳　鸞　鶴　燕　雞　雀　鵲　鶯

鳫　烏鴉　鴿　鷄　鳩　梟　鳶

鳳象龍文　此鳥多青　二異

懸鏡中霄　射鶴　弾燕
離為雉　封白雀　呼食往食
黃口　鸛言　哺雛
黃鶯賦　陽鳥　鴈臣
鴈書　鴈王　幕烏城烏
彈鳥　占鴉　縱鴿
捕鷂　鳩杖　梟兆
梟羮　紙鳶

二字鳥

孔雀　杜鵑　謝豹　鸜谷　鸚鵡
吉了　日鵬　鵜鶘　鸂鶒

鳥異

批頰　禽語　禽屬

鷄　鶩　鴨

陰陽氣感　魚瞰雞視　盜雞

鵾鈴　青白旗　糞金

呼名　食金

卷八十九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八十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鳥獸部一

總論

凡物得氣之盛者必有異於物龍之異以骨故能吸氣茹精龜之異以殼故可卜而先知犀之異以角故孕星蚌之異以珠故胎月麝之異以臍故香可通關鹿之異以角又獨皮裹而可補食獺之異以肝故月生葉而可祛瘵猩猩之異以血故可染物而不渝又能知往也玳瑁之異以甲故可器鯊魚胎生也其異以皮故可鞘麟

角鳳觜其異以膠可以續斷絃以至象以牙犀以羽魚以鮀是皆有異於物而得氣之盛者也草木子

胎生者眼胞自上而瞑卵生者眼胞自下而瞑濕生者眼無胞化生者眼無竅蝛無目蟒圓目鷂旋目鳩方目鴞以睛交蛇以眼聽魚目不瞑雞好邪視龍不見石魚不見火雀夕昏鵂晝盲猫睛當午斂縱如線鴉目過夜明察毫末馬夜行其目光所照三丈虎夜行一目放光一目看物小史集雅

龍易骨蛇易皮蟹易螯象退齒蟬退殼犀退角麝退香夏至鹿角解而應陰冬至麋角解而應陽雉火禽也感

於陽而有聲先鳴而後翼雞木畜也麗於陽而後有形先鼓翼而後鳴蠡海集

鱗者鄰也魚產於水故鱗似鄰鳥產於林故羽似葉獸產於山故毛似草魚行上水鳥飛上風恐亂鱗羽也本草綱目

四尺八尺馬之龍也一角羊之龍也四距重翼雞之龍也騶虞尾長於身啄木舌長於朱獀猊尾大於斗鵜鶘胡大於囊雉交不再雀交不一鵲傳枝烏茹沐鷺目成而受胎鸛形接而懷卵黿鼈相顧神交也鸛鶴相唳氣交也龍卵生而風化虫氣化而卵生蝦蟆聲抱鴛鴦交

頸鯊魚胎生玄鶴胎化雀浴沙而受卵鱉膈津而望卵
鰻以影漫鱧而子附其鬚鵂寄巢生子而梟爲之哺鷇
兎望月孕子而口出科蚪聞雷脫尾而脚生蛟龍水居
而卵剖於陵鴆鷸巢木而子生於穴蝮蛇生坼副母腹
寒蜩生坼裂母背鮫魚之子驚入母腹鴆鷸之子飛銜
母翼雀四時有子鴿逐月有子轂將生子呼母應雛既
生母呼子應小史集雅

鵞伏隨日朝首東而暮西鴈性隨陽秋賓南而春北鵲
立順風而東向鶂乘逆氣而退飛烏翅重於將雨蚊喙
破於既秋鳶朝鳴而大風鳩暮鳴而小雨月虗而魚腦

臧雪感而蝗子沈 會稽

蜉蝣三日蚕二十七日蟬三十日蟪蛄不知春秋鼠壽三百猨猴八百狐狸鹿各千鶴二千龜三千六百燕千年生胡髯龜千年解人言虎千年牙蛻而角生蟾蜍千年頭上有角頷下有丹書八字千歲樹精爲青羊萬歲樹精爲青牛百歲狐精爲美女百歲蝙蝠爲仙鼠卻行蟥屬仄行蟹屬連行魚屬紆行蛇屬鴻行有序進有漸鶺鴒飛則鳴行則搖象行先以鼻柱地鷃鴟行先以口喙地 小史集雅

羚羊夜宿而懸角以掛木虎食青泥而觧箭藥雉擦地

黃以擦鷹傷蚺蛇自見金瘡明無胆也雄雞自斷其尾憚為犧也鴈有奴而伺夜羊有頭而率群埤雅

蛇盤向壬狐潛上伏燕避戊已蝠忌庚申猫見寅人而食子麛逢申日而過街狠識虛實虎奮衝破蛇曉方藥鳩善禁呪狡兎三窟而免鼯鼠五技而窮青鷁行避草木恐觸其喙翟雉高避霜雪而惜其尾山雞照水而自溺矜其彩也鯖魚胥網而不動護其鱗也日抄

羊性淫而狠豬性卑而率鵞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鵨性淳不越橫草鳩性拙居鵲成巢麞性驚而喜山麋性迷而喜澤鹿性警而喜林鴐鵞鶉野則義豢則搏水鶩澤

則群擾則逐𪕮鼠前而兎後趨則頓走則顛蝸蝓形而螺殼驚則縮行則出騂馬喜前鴛馬喜後麋喜聲音犢喜文彩烏喜閒曠鵲喜稠鬧龍愛空青珠玉燒燕肉鳳飲砥柱湍棲梧食竹實鷹鵰食草犀食荆棘蛇食茱萸鰻鱺緣樹食藤花神龜緣樹食鳴蟬蛟食犀角蠶食燕子貘駝雞食銅鐵鳩鳧鴈食砂石鐵味辛害目魚龍護目故畏鐵蔏菜有毒蛇虺誤觸之而目瞑蠹辟於芸蚕生於蒿 小史集雅

烏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蜂尾有岐者牝銳者牡蛢膺圓者牝尖者牡雄曰狼蝭雌曰博帶雄曰蝳瑁雌曰觜

螞雄曰狚雌曰貔貅雄曰鷦雌曰鳷鶘雄曰鯨雌曰鯢
鵽雄曰鶡牝曰痺鶋雄曰運曰雌曰陰諧馬牝曰鷩牝
曰麀鴷雄者班雌者褐猨雄者黑雌者黃雄赤爲翡雌
青爲翠雄鳴曰鶿雌鳴曰鴛雄鴨不鳴牝蟬不咽鴿雌
乘雄鶯雌負雄鳩鵽雌前而雄後舒鴈雄呼而雌和狐
不二雄麐當十牝鷙鳥雄小而雌大庶鳥雄大而雌小
鳥之雄鷙於雌獸之牝猛於牡雄兎脚撲速雌兎眼迷
離雄龍角昂峭目深鼻鬐尖鱗密上壯下殺朱火燁燁
雌者角靡鼻直目圓鱗薄尾壯於腹鬣黃之雌雄相儷
蛤蚧之雄雌相隨兎雖望月而孕其實雌舐雄毛孔雖

聞雷而孕其實雌接雄影鶯鶯之雌雄相配得其一則其一思而死青蚨之母子相隨得其一則其一飛而至

禽蟲述

禽經曰烏鳴啞啞鸞鳴噰噰鳳鳴喈喈皇鳴啾啾雉鳴嘒嘒鷄鳴咿咿鶯鳴嚶嚶鵲鳴唶唶鴞鳴嗃嗃鵙鳴嗅嗅 蟬史

猨臂通肩龜腸屬首象口隱於頤虎腎懸於腹龜甲裹肉鱉肉裹甲虎頭高峙貉頭尖銳鹿頭側長犀頭高廣狼腸直羊腸曲螺形蛻蚌形剡蛟眉連蝮鼻反梟陽踵反烏之中鵲無舌魚之中鱧有舌鸚鵡人舌摩其背而

瘖鸜鵒足交剪其舌而言魚無耳蟬無口馬無胆貘無髓羊無神蚓無筋蟻無骨猴兎無脾蠶螢無胃猩狒無尾蝌蟆無腸蛤蚤無臟鼹猦無尾蛣蟯無鼻烏無胃肺虎無小腸豹無前足牛羊之齒有下而無上搗之指有前而無後牛目有豎瞳而無橫瞳故見物輒長羸股有鎖骨故不能滋息鸛以喙鳴鼉以脰鳴蜴以胸鳴螞以胃鳴螽斯以股鳴發皇以翼鳴龍以角聽牛以鼻聽蜂蝶之屬以鬚當鼻蛇豕之屬以腹當足蟬蜩脖鳴響於口蟒蜻背行駛于脚丹薰之山耳鼠以尾飛天池之山飛兎以背飛　小史集雅

驢交馬而騾生馬交驢而駃騠生牛交驢而騙𧴯生驢交牛而駐駒生馬感于龍而生驥牛感于龍而生麟〇騂騴作駒巳汗血駃騠生三日而超其母虎豹之駒雖未成文而氣巳食牛牛有黃犬有寶龍有尺木虎有威骨狐有媚珠兎有建毛 小史集雅

一字鳥 鳳 鸞 鶴 燕 雉 雀 鵲 鶯 雁 烏 鴉 鴿 鷄 鳩 梟 鳶

天老對黃帝曰鳳象鴻前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頷而雞喙戴德負仁抱忠挾義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明舉動八風氣應時雨食有質飲有儀往即文始來即嘉成惟鳳爲能通天趾應地靈律五音

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得一則鳳過之得二則鳳翔之得三則集之得四則春秋下之得五則沒身居之黃帝曰於戲允哉朕何敢與焉乃黃衣黃紳黃冕致齋于宮中鳳乃蔽日而至帝乃降東階西向再拜稽首曰皇天降趾敢不承命鳳乃止東園集梧桐食竹實沒身不去 蟬史

辛繕嘗隱居華陰光武徵不仕至有大鳥高五尺五色備舉而多青栖繕槐樹旬時不去弘農太守以聞詔問百僚咸以爲鳳太史令蔡衡對曰凡象鳳者有五多赤色者鳳多青色者鸞多黃色者□多紫色者鷟多白色

者鷦此鳥多青乃鸑非鳳也上善其言出疑注
金六和時磁州武安縣石聖臺有鳳從東南來衆鳥圍之大者在內小者在外以萬計村民懼驅牛數十頭擊柝以從欲逐去之未至二里即有鷙鳥振翮逆擊翼長丈餘擊水牛皆死肉盡見骨於是報官鳳高丈餘尾如鯉而色殷九子差小翼其旁鳳爲日照則有二大鳥更迭盤旋庇蔭之日入乃下凡三日乃從西北摩空而去縣中三日無鳥雀鳳去後人視其處有食殘鯉魚數頭皆重五六十斤臺傍溝澮鳥糞皆滿小禽折翅死者甚衆村民掘臺下三尺許得金劍不可取折其半煆之化

爲金彈飛去此一異也華陰有鳳居山一名龍骨云唐開元中有鳳遂二龍至此龍墮地化清泉二道鳳憤而死其一龍被鳳爪傷流血泉色遂赤鳳死時山之僧以石函瘞其骨於山巔壘磚爲塔覆之因以名山景泰癸酉鄉民因築城盡取塔磚石函始露上有刻字景祐四年重修啟函鳳脛骨長二尺圍可六寸股骨長一尺五寸圍如脛骨其潔如玉語云鳳喜食龍腦故能畢之又一異也文海披抄

罽賓國王得一鸞欲其鳴不可致飾金繁饗珍羞對之三年不鳴夫人曰常聞鸞見類則鳴乃懸鏡照之鸞覩

影悲鳴沖霄一奮而起異苑

廬山遠法師未出家善弩射嘗於鶴窟射得隺雛後復伺鶴母見將射之隺不動翔覩之已死於窠中疑其愛子致死破視心腸皆寸絕法師於是放弩發菩薩心江總集

李惠長於思察雍州聽事有燕爭巢鬪已累日惠令人掩獲試命纲絕斷之並辭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燕既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吏屬曰此留者自計爲巢功重彼去者既經楚痛理無固心群下伏其深察後魏書

易曰離爲雉離火也其體文明性復炎悍故爲雉禮記

曰雉性剛而守節周禮云大夫執雁士執雉雉取其有文采而守介也陸佃曰雉死耿介好壟護疆善鬬雖飛不越分界一界之内以一雉爲長餘者雖衆莫敢鳴鴝

繹史

張堅字刺渴漁陽人少不羈無所拘忌常羅一白雀愛而養之天劉翁責怒每欲殺之白雀輒以報堅堅設方待之終莫能害天翁遂下觀之堅盛設欵之乃竊乘天翁車騎白龍振策登天天翁乘餘龍追之不及堅既到玄宫易百官杜塞北門封白雀爲上卿侯改白雀之徹不產於下土劉翁失治徘徊五岳作災天帝患之以劉

翁爲太山太守主生死之籍 集異志

成子爲郡主簿聞雀鳴謂在坐人曰東市輦粟車覆雀相呼往食之衆人遣視信然 宋賢畫讚

楊宣爲河內太守行縣有群鵲鳴桑樹上宣曰前有覆車粟此鵲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覆車粟 耆舊傳

孔子見羅者所得雀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雀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雀者不得大雀從黃口者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愼所從 家語

武衛奚永洛與河內人張子信對坐有鵲鳴於庭樹間而墮焉子信曰鵲言不善向夕若有風從西南來歷拂

堂角則今夜有人喚公不得往子信去後果有風來至夜高儼使召永洛且云勑喚永洛欲赴其妻苦留稱墜馬腰折免於難 北齊書

頃年有人取得黃鶯雛養於竹籠中其雌雄接翼曉夜哀鳴於籠外絕不飲啄乃取鶵置於籠外則更來哺之人或在前畧無所畏忽一日不放出籠其雌雄繞飛鳴無從而入一投水中一觸籠而死剖腹視之其腸寸斷

玉堂閒抄

東方欲曙花冥冥鶯啼相喚亦可聽乍去乍來時近遠纔聞南陌又東城忽似上林翻下苑綿綿蠻蠻如有情

欲囀不囀意自嬌羌兒弄笛未應調前聲後聲不相及秦女學箏柱猶澁須臾風暖朝日暾流音變作百鳥喧誰家嬾婦驚殘夢何處愁人憶故園有時斷續聽不了飛去花枝猶裊裊還棲碧樹鎖千門春漏方殘一聲曉 韋蘇州賦

日之行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故稱陽鳥也 丹鉛總錄

元魏時北夷酋長遣子入侍者常秋來春去避中國之熱時人謂之鴈臣 伽藍記

元始祖即位遣學士郝經使宋告即位且定和議賈似

道恐奸謀畢露乃拘留郝經於真州忠勇軍驛吏防守嚴於獄犴介作或不能堪經語之曰將命至此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聽其在我豈能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每夕稽顙告天忽一日有一鴈落經帳下經用帛書託鴈傳之係於頸下祝曰好向北飛獻吾天子詩云霜落風高縱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矢窮海孤臣有帛書次年春虞人獲鴈以奏元主遂使丞相伯顏領兵伐宋宋懼遣經還求和不允遂貶賈似道死於綿州元史

昔鴈王𠷣果獻雜寶藏經迦尸國有五百鴈爲群侶爾

時鴈王名曰賴吒鴈王有臣名曰素摩時此鴈王為獵
師捕得五百群鴈皆棄飛去惟有素摩隨逐不捨語獵
師言請放我王以身代之獵師不聽遂以鴈王獻梵摩
躍王鴈王曰惟願大王放一切鴈使無所畏五百群鴈
在王殿上空中作聲時躍王問言此是何鴈鴈王言是
我家屬王即施無畏不聽遂殺鴈王 華夷考

楚令尹子元以車五百乘伐鄭諸侯救之楚師夜遁鄭
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晉侯伐齊齊師
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叔向告晉
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 左傳

何敬洙善彈射性勇決微時爲鄂帥李簡家僮李性嚴毅果於殺戮左右給使之人小有過愆鮮獲全宥何嘗因薄暮與同輩戲於小廳下有蒼頭取李公所愛硯擎於手中謂諸僮曰誰敢破此何時餘酣乘興厲色而應曰死生有命吾敢碎之乃擲硯于石階之上鏗然毀裂群竪迸散無敢觀者翊日李衙退視事責碎硯之由主者具以實對李極怒命擒何至死不旋踵矣李之夫人素賢明知何有奇相每日異日當極貴至是匿何後堂中旬浹之間李怒未解夫人亦不敢救一日李獨坐小廳有一烏申喙向李而噪其聲甚厲李惡之遂拂衣徙

後園池亭中烏亦隨之叫噪不已命家人多方驅逐蹔無去意李性旣褊急怪怒愈甚顧左右曰何敵洙善彈亟召來能斃此畜當釋其罪何應召而來注丸挾彈應弦斃之李佳賞至再遂捨其罪擢爲小校以軍功累建旌鉞建隆初自江西移鎭鄂渚下車之日小亭中復見一烏顧何而鳴何曰昔日全吾之命得非爾乎乃取食物自置諸掌烏翩然而下食何掌中其後何位至中書令守太師致仕功算崇極時莫與比靈禽之應豈徒然哉 後山談叢

巴陵鴉不畏人除夕婦女各取一隻以米果食之明旦

各以五色縷繫于鵶頸放之視其方向卜一歲吉凶其占甚多大畧云鵶子東興女紅鵶子西喜事臨鵶子南利桑蚕鵶子北織作息甚驗又元旦梳頭先以櫛理其羽毛祝曰願我婦女顆髮髟髟惟百斯年似其羽毛故楚人謂女髻爲鵶髻 潛居錄

張浚常按視曲端軍執撾以軍禮見閲無一人公異之謂欲㸃視端以所部五軍籍進公命㸃其一部於廷間開籠縱一鴿以往而所㸃之軍隨至張爲愕然既而欲盡覩於是悉縱五鴿則五軍頃刻而集戈甲煥燦旗幟精明𩲸公雖奬其心實忌之 齊東野語

魏公子無忌方食有鷂逐鳩鳩逃下鷂去公子縱鳩出鷂逐殺之公子暮爲不食曰鳩避患歸忌竟爲鷂所得吾負之爲吾捕得此鷂者無所愛於是左右宣聲捕得鷂三百以奉公子欲盡殺恐無辜乃自按劍至籠問曰誰獲罪無忌者一鷂獨低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盡放其餘 烈士傳

高祖與項羽戰敗遁叢薄中羽追求之時鳩鳴其上追者以鳥在無人遂得脫及即位異此鳥故作鳩杖以賜老者按少皞五鳩鳩者聚聚民也周禮羅戸獻鳩養老漢無羅戸故作鳩杖以扶老 風俗通

涼州張重華遣謝艾伐麻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梟者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果大破之

百勞一名梟能捕燕雀小鶵食之又能禁蛇以其食母故古人賜梟羹又標其首于木故後人標賊首以示衆者謂之梟首 遯齋閒覽

梁武太清三年侯景圍臺城遂不通問簡文作紙鳶飛空急於外侯景謀臣王偉謂景曰此紙鳶所至即以事達外今左右善射者射之及墮皆化爲鳥飛入雲中不知所往 獨異志

二字鳥　孔雀　吉了　杜鵑　白鷴　鷓鴣　鶡雞　鸜鵒　鸂鶒　鸚鵡

孔雀雄者毛尾金翠性故妬雖馴久見童男女着錦綺必趂啄之山棲時先擇處貯尾然後置身天雨尾濕羅者且至猶珍顧不復騫舉卒爲所擒又山鷟亦愛重其尾終日映水目眩輒溺 譯史

蜀之先肇於人皇之際黃帝子昌意娶蜀人女生帝嚳後封其支庶於蜀始稱王者自名蠶叢蜀之後主名杜宇號望帝有荊人鱉靈死其屍浮水上至汶山下又復生望帝見之用爲相以巳之德不如鱉靈讓位鱉靈立號開明望帝自逃之後欲復位不得死化爲鵑每春月

間晝夜悲鳴蜀人聞之曰我帝魂也名杜鵑又名杜宇又號子規寰宇記

邵康節先生行洛陽天津橋忽聞杜宇之聲嘆曰北方無此物異哉不及十年有江南人以文字亂天下者乎客曰聽杜鵑何以知此康節曰天下將治地勢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後果至王安石亂法聞見錄

杜鵑相推而鳴先鳴者吐血死嘗有入山行見一群寂然聊學其聲即死初聽其聲者主離別鵲巢中必有梁

崔圓相公妻在家時與姊妹戲於後園見二鵲構巢共

銜一木如筆管大尺餘安巢中衆悉不見俗言見巢上梁必貴琊珠船

昔有人飲於錦城謝氏其女窺而悅之其人聞子規啼心動即謝去女悵甚後聞子規啼則怔忡若豹鳴使侍女以竹枝驅之曰豹汝尚敢至此啼乎故名子規爲謝豹成都舊事

宋天台黃巖正等寺觀師畜一鸜鵒常隨人念阿彌陀佛一旦立死籠中乃穴土而葬之舌端生紫蓮花大智律師爲之頌曰立亡籠閉渾閑事化紫蓮花也大奇華夷考

有鸜鵒飛集山中禽獸輒有愛重之去後山中有火鸜鵒入水霑羽飛洒之天神曰汝雖有志何足云鸜鵒曰常僑止此山禽獸行善不忍見加天神感之爲雨滅火

靈驗記

東都有人養鸜鵒以其慧甚施於僧僧教之能誦經往往架上不言不動問其故對曰身心俱不動爲求無上道及其死焚之有舍利　獨異志

漢元封五年勒畢國貢細鳥以方尺籠盛數百大如蠅狀如鸜鵒聲聞數里上得之放於宮內旬日不知所止求不得惜之甚明年此鳥復來集於帷幄之上或入衣

袖更名曰蟬烏宮人婕妤皆悅之拾遺記

林邑獻五色鸚鵡新羅獻美女二人魏徵以爲不宜受太宗喜曰林邑鸚鵡猶能自言苦寒思歸其國況二女遠別親戚并鸚鵡各付使者歸之新羅雜誌

蔡確貶新州侍兒名琵琶有鸚鵡甚慧確每扣響板鸚鵡呼其名琵琶卒後響板扣猶傳呼確抱恨有詩曰鸚鵡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詩話

許漢陽舟行迷入一溪夾岸皆花苞一鸚鵡與花開一聲花苞皆折中各有美女長尺許能笑言至暮花落女亦隨落水中華夷花木考

唐玄宗宮中養鸚鵡數百一日問之曰思鄉否對曰思鄉遂遣中貴送還山中後數年有使臣過隴山鸚鵡問曰上皇安否使臣曰上皇崩矣鸚鵡聞之皆悲鳴不已使臣賦詩曰隴口山深草木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 天寶遺事

昔有丈夫與女子相愛自季夏二十六日以書札相通來年是日篋中殆滿皆憑一鳥往來此鳥殊解人意至是日忽對女子與曰情急了女子因書繫其足曰秋期若再不果有如白日惟其所爲因名此鳥爲情急了沈如筠詩云好因秦吉了一爲寄深情後人又呼吉了 謝

氏詩源

瀘南有畜秦吉了者亦能人言有夷首欲以錢五十萬買之其人告以貧將賣爾秦吉了曰我漢禽不願入夷中遂不食而死 萬花谷

天后時左衛兵曹劉景陽使嶺南得秦吉了二隻能解人語至都進之留其雌者雄煩怨不食則天問曰何乃無聊也鳥曰其配爲使者所得頗思之乃呼景陽曰卿何故藏一鳥不進景陽叩頭謝罪乃進之則天不罪也 異物志

山鷓鴣朝朝暮暮啼復啼啼時霜白風凄凄黃茅岡頭

秋日晚苦竹嶺下寒月低畨田有粟何不啄石楠有枝何不棲迢迢不緩復不急樓上舟中聲暗入夢鄉賈客展轉卧抱兒寡婦傍徨立山鷓鴣爾本他鄉鳥不辭巢不別群何苦聲聲啼到曉 杜詩

烏之生矣於彼江山彩之玄素文不綺班備文武之玉餙徵妖姬之殊顔遊必海裔棲必雲間冀養拙以自保祛未萌之憂患 蕭穎士白鷴賦

五月五日明皇避暑游興慶池與妃子晝寢于水殿中宮嬪輩凭欄倚檻爭看雌雄二鸂鶒戲于水中帝時擁貴妃于綃帳内謂宮嬪曰爾等愛水中鸂鶒爭如我被

底鷟鶩 明皇雜錄

鳥異

三烏 稀差 蝙蝠 鸐鳥 白鵲
鴝鳥 批頰 禽語 禽蜀

西王母有三鳥一曰青鍾二曰鶬三曰燕子常令三鳥送書於漢武帝也 瑯嬛記

稀差者南中鳥也數十年一至至期則雌雄繞樹而飛不止數日忽一接遺精在地人掘而乾之食一毫足助一夕之歡 漱石閒談

宋初淮南郡有物兇人髮太守朱誕曰吾知之矣多置黐以塗壁夕有一蝙蝠大如雞集其上不得去殺之乃絕觀之屋簷下已有數百人頭髻 幽明錄

陸佃曰鸐鳥善爲禁法能曲爪畫地爲印則穴之塞自開飛則以翼墁之今鼠竊用其印以發扃鑰 山堂肆考

計然者蔡丘漢上人晉三公子姓辛氏字文子博學無所不通范蠡知其賢卑身事之請受道藏於石室乃刑白鷁而盟焉 范子

有任嶺南者于山寺登厠忽見異禽集石上跳躍作聲若巫家禹步然須臾石下出一青蛇啣之而去寺僧云此鴆鳥也又蘄州黄梅山有鴆巢于山岩大木中巢下數十步無生草每春生一子能飛即送出山惟二雌雄獨留 遯齋閑覽

唐盧延遜詩樹上諮諏批頰鳥牕間壁剝叩頭虫王半山詩翳木竊搏黍藉草聽批頰元人送春詩批頰穿林叫新綠韓致堯春恨詩殘夢依依酒力餘城頭批頰伴啼烏平明乍捲西樓幙院靜初聞放轆轤批頰鳥名即鵯鵊也催明之鳥一名夏鷄俗名隔隥雞丹鉛總錄

白龜年得李太白遺書一卷曰讀之可辨九天禽語大地獸言龜年後遊潞州太守召而問之庭下有二雀啾唧而過太守曰彼何言也城西民家有廩餘粟在地呼食之守使人視之果然又見廐馬仰首而嘶問曰此何言曰槽中料熱不可食時近清明將吏驅羊十餘頭後

一羊鞭之不動太守問羊不動有說乎曰羊言腹有羔將產然後就死守乃留羊一月餘果生子翰府名談

倉庚之屬象東方木朱鳥之屬象南方火黃鳥之屬應中央土以象季夏白鷺之屬象西方金玄鳥之屬象北方水師曠禽經

鷄　鶩　鴨

禽鳥得氣之先者也丑前鷄先鳴者陽氣動也午中鷄亦鳴者陰氣動也玄鳥鴻鴈往來亦是陰陽默感讀書錄

王褒曰魚瞰鷄覗李善以爲魚目不瞑鷄好邪視山堂肆考

雞或乙丙夜輒鳴者俗謂之盜啼云行且有赦故後魏北齊南宮大赦於殿門外建金雞衆皆不識其義問於司馬膺之對曰海中日占云天雞星動爲有赦帝王以爲候至今猶然亦曰盜啼爲有火

濟南都有鵝浦有漁人居水側常聽鵝聲衆中有鈴聲甚清亮候之見一鵝咽頸極長羅得之項上有鈴以銀鎖隱起元曷元年字 述異記

我太祖幼時嘗見群鵝遊於庭戲以青白二紙旗左右竪立命之曰青者立青旗下白者立白旗下違者死群鵝應聲如命而往獨一花鵝不知所適往來於青白之

問上殺而食之 明興雜記

廣州浛洭縣金池王家有養鵝鴨池嘗於鴨糞中見麩金遂多收掏之日得一兩緣此而致富貴子孫皆爲使府劇職三世後池即無金王氏力殫矣 嶺南異志

陸龜蒙有鬪鴨一欄頗極馴養一旦驛使過焉挾弾斃其尤者龜蒙曰此鴨善人言見欲附蘇州上進使者奈何斃之使人懼盡與橐中金以窒其口徐使問人語之狀龜蒙曰能自呼名耳 王氏彙苑

陳懷卿嶺南人也養鴨百餘頭後于鴨欄中除糞糞中有光爚然試以盆水沙汰之得金十兩乃覘所食處於

舍後山足下土中有麩金銷得數千斤遂自富朝野僉載

劉氏鴻書卷八十九終

第九十卷

鳥獸部二

獅子驄 鑄馬 眇馬

盲馬 駒氏驄 馬不嘶

舞馬 六馬贊 汚朕七首

玉馬 忠馬 良馬

千里驢 王粲八驢 騎驢

騾子都尉

卷九十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九十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鳥獸部二

虎

龍湖普聞禪師僖宗第三子也入山望種後谷口之人相謂曰僧入山經今不出必爲虎所啖往視之見茅廬一所行者數人指呼百諾而重崗複嶺菜已青矣蓋耕地播種者乃山神所役行者乃虎也又吉陽治在涪州南沂黔江三十里得之有寺像設古碑猶在物業甚多

人莫敢犯涪州裨將藺庭雍妹因過化中盜取常取物因即迷路數日之內身變爲虎其前足之上銀纏金釧宛然猶存每見鄉人隔村與語云我盜化中之物變身如此求見其母託人爲言之母畏之不敢往虎來往郭外經年漸去古者胎教欲見虎豹勇擊之物虎子纔生三日即有食牛之氣其不能搏噬者輒殺之爲墮武也考之漢舊儀銅虎符發兵長六寸竹使符出入徵發古今注云銅虎符銀錯書之張晏云銅取其同心也呂后之崩年齊王六中尉紿齊相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袁彖曰文帝以前蓋有虎符矣此謂初作者豈

非用銅於此始乎又山林中出一等飛虎如猫之大遍身毛灰色有肉翅如蝙蝠翅一般前足肉翅生連後足能飛不遠人或有誤得者不服家食即死 出啞魯國 ○猬無骨入虎口虎不能噬處虎腹中自內嚙之今云變夷猬夏取此義南詔國呼虎為波盧羣玉又云有冉之虎名曰虒能行水中

紂囚文王閎夭之徒詣林氏有珍獸虎采修尾日行千里求得此獸獻之紂大悅乃釋之 六韜

虎大寒之日始交七月而生性至猛烈雖遭逐猶復徘徊顧步其傷重者輒咆哮作聲而去聽其聲之多少知

去之遠近率鳴一聲者爲一里靠岩坐倚木而死終不僵仆其搏物不過三躍不中則捨之秦昭襄王時白虎爲害自秦蜀巴漢患之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邑萬家金帛購之於是夷朐䏰廖仲藥何謝虎秦精等乃制白竹弩如高樓上射白虎中頭三節白虎常從群虎瞋恚盡搏殺群虎大吼而死昭王嘉之曰虎歷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欲如要且嫌其夷人乃刻石爲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千妻不筭傷人不論殺人顧死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

漢景帝好遊獵見虎不能得之迺爲珍饌祭所見之虎帝因夢虎曰汝祭我欲得我爪皮耶我令自殺從汝取之明日帝入山果見此虎死在祭所乃命剝取皮牙餘肉復爲虎焉　獨異志

晉孝武母李太后簡文時執役宮中簡文無子令善相者相諸宮人相者指后當生貴子而有虎厄帝幸之生武帝及會稽王道子既爲太后服相者之驗而怪虎害無謂且生未識虎乃令工圖形戲擊之便患手腫而崩

晉書

長沙居民作檻伺虎明日衆人共往格之見一亭長赤

憒大冠在檻中曰急出我民曰君被縣召不當有文書耶亭長即出懷中縣召文書于是出之尋視之化爲虎

搜神記

唐鍾傳洪縣人少射獵醉遇虎與鬬虎不勝遂擒之僖宗朝拜荆南節度使檢校太保中書令頴川郡王旣貴人皆慕之乃戒子孫曰士處世尚知與謀暴虎何足尚哉畫暴虎之狀以戒子孫 虎薈

慈州稽胡者以弋獵爲業開元末逐鹿深山鹿急走投一室有道士朱衣凭案而坐見胡愕驚問其來由胡遂具言姓名云適逐一鹿不覺深入辭謝衝突道士謂胡

曰我是虎王天帝令我主施諸虎之食一切獸各有對無枉也適聞汝稱姓名合爲吾食因檢簿籍以示胡戰懼良久固求釋放道士云天命奈何若放汝便失我一食汝既相遇必爲取免久之乃云明日可作草人以已衣服豬血三斗絹一匹持與俱來或當免胡遲回未去忽見群虎來朝道士處分所食遂各散去胡尋再拜而還翌日乃持物以詣道士笑曰爾能有信故爲佳士因令胡舉草人入庭中置豬血于其側然後令胡上樹以下望之高十餘丈云止此得矣可以絹縛身著樹不爾恐有損落尋還房中變作一虎出庭仰視胡大嘷吼數

四向樹跳躍知胡不可得乃攫草人擲高數丈往食豬血盡入房復爲道士謂胡曰可速下來胡下再拜便以案上朱筆勾胡名于是難免 廣異記

唐天寶末祿山作亂潼關失守京師之人烏散梨園弟子有笛師者亦竄終南山谷中有蘭若因而寓居清宵朗月哀亂多思乃援笛而吹嘹唳之聲漫山谷俄有物虎頭人形着白袷單衣自外而入笛師驚懼下階愕眙虎頭人曰美哉笛乎可復吹之如是累奏五六曲曲終久之忽寐乃咍嘻大鼾師懼覺乃抽身走出得上高樹枝葉陰密能蔽人形其物覺後不見笛師因大懊歎曰

不早食之被其逸也乃立而長嘯須臾有虎十餘頭悉至狀如朝謁虎頭云適有吹笛小兒乘我之寐因而奔竄可分路四遠取之言訖各散去五更後復來云各行四五里求之不得會月落斜照忽見人影在高樹上虎顧視笑曰謂汝雲行電滅而乃在茲遂率諸虎攫取既不可及虎頭復跳身亦不至遂散去少間天曙行人稍積笛師乃遁還 廣異編

唐乾元初吏部尚書張鎬貶辰州司戶先是鎬之在京以次女德容與僕射裴冕第三子前監田尉越客結婚焉已尅迎日而鎬左遷遂改期來歲之春季其年越客

則東裴南邁以畢嘉禮仲春距辰百里鎬知其將至矣張斥在遠方抱憂惕深喜越客遵約而至因命家族宴於花園而德容亦隨姑姨妹遊焉山郡蕭條竹樹交密日暮眾將歸或後或先紛紜笑語忽有猛虎出自竹間遂禽德容跳入蘙薈眾皆驚駭奔告張夜色已昏計力俱盡舉家號哭莫知所爲及曉則大發人徒求骸骨於山野閒迥遠近曾無蹤跡是夕之前夜越客行舟去郡三二十里尚未知其妻之爲虎暴乃召僕夫十數輩登岸徐行其船亦隨焉不二三里遇水次板屋屋內有榻因掃拂即之憩焉僕從羅列於前後俄聞有物來自

林木之間衆乃靜伺微月之下忽見猛虎負一物至衆皆惶撓則共闞唱之仍大擊板屋并物其虎徐行尋俯於板屋側留下所負物遂入山間共窺看云是人尚有餘喘越客即令舁之登舟因促使解纜然後船中燃燭熟視乃是十六七美女人也容貌衣服固非村閭之所有越客深異之則遣群婢看胗雖髮鬢披散衣服破裂而身膚無少損群婢漸以湯飲灌之即能微微入口久之神氣安集俄復開目與之言語莫肯應夜久即有自郡至者皆云張尚書次女昨夜遊園爲暴虎所食至今求其殘骸未獲聞者遂以告於越客即遣群婢具以此

詢德容因號啼不止越客旣登岸遂以其事列於鎬鎬凌晨躍馬而至旣悲且喜遂與同歸而婚媾果諧其期自是黔峽往往建虎媒之祠焉 述異記

滄州饒安縣有人野行爲虎所逐旣及伸其左足視之有大竹刺貫其臂虎俯伏貼耳若請去之其人爲拔之虎甚悅宛轉搖尾隨其人至家乃去是夜投一鹿於庭如此歲餘投野豕麞月月不絕或野外逢之則隨行其人家漸豐因潔其衣服虎後見改服不識遂噬殺之家人收葬已虎復來其家母罵之曰吾子爲汝去刺不知報德反見殺傷今更來吾舍豈不愧乎虎羞慚而出然

數日常傍其人既不見後知其誤殺乃號呼甚悲因入
至庭前奮躍折脊而死見者咸異之
宋范文穆公愛談虎事嘗搆一軒榜曰説虎予齋居無
事客有談及此者因舉舊聞一二以資博識虎類能識
人氣未至百步輒伏而嗥聲震山谷須臾奮躍搏人人
有勇者不爲之動虎止而坐逡巡弭耳而去又虎骨甚
異雖咫尺淺草能身伏身露其虓然作聲則嵬然大矣
又虎不食小兒兒癡不知虎之可懼故不得而食兼不
食醉人必坐守以俟其醒非俟其醒俟其懼也又人或
罹虎口其神魂被虎所役往往爲之前導今之人凡死

於虎者衣服巾履皆列置於地非虎之威能使之自解是鬼之爲也又虎飢則兼啖果實不特獸也凡食男子必自勢起婦人必自乳起惟不食婦人之陰或遇之者當作勢與之敵而屢退引至曲路即可避去盖虎不行曲路故也又虎食犬則醉犬虎之酒也 百家名書

明洪武時天長縣牧奏本縣民人戴其朝出其妻牧牛於野平昔豢犬隨之至是俄而入草莽不出戴氏之妻牵牛尋之未百步見虎據叢而食之虎見人至棄犬趨人而妻爲虎搏矣牛見主有難忿然而前虎乃釋人而應牛二物交加哮吼而弄爪牙者虎側二角而奔擊者

牛不逾時而虎負牛勝人難消矣因是朝廷賜一牛以代前牛力耕待其自終 本集

宋某者身小而勇健善手搏以便捷取勝吳下目爲小虎自言遇灌口二郎授以法　文皇時外國進長人曰海哀脅力絕倫　詔募能制之者或以小虎薦　召見令與角技　上臨觀焉海哀身長踰丈聲鳴如鍾伏下見者皆辟易顧小虎眇然一夫耳海哀固弱視之前提其髻去地數尺曰爾欲何等死小虎佯作咿嚶狀曰任公死生乘其不意徑捉其腎囊力捽之海哀不勝痛偃於地爲小虎拳蹴至死上喜厚賞之 枝山野記

狽狽　犀、象　熊　麝　鹿

狽狽是兩物狽前足絕短每行常駕兩狽失狽則不能動故世言事乖者稱狽狽國憲家猷　狽腸直故作聲諸竅皆沸邊庭候望燒狽烟以其直上風吹不斜今馬之駿者溺皆射前足全雅

東海蔣潛嘗至其縣見林下踣一屍已臭爛烏來食之輒見一小兒長三尺許來驅烏烏乃起如此非一潛異之乃就看之見死人頭上著通天犀導價數萬錢乃拔取之既去衆烏爭集無復驅者潛後以此導上晉武陵王王甍以襯衆僧王武剛以九萬錢買之後落褚太宰

處諸以飼齊故丞相豫章王王死後內人江夫人遂斷以爲釵每夜輒見一兒繞床頭啼呌云何爲見屠割必當相報終不獨受枉酷江夫人惡之月餘薨 續齊諧記

始興郡陽山縣人行田忽一象以鼻卷之遥入深山見一象脚有巨刺此人牽挽得出病者即起載人入一紆紬地以鼻掘出數條長牙送還原處本境苗稼常爲象所困其象俗呼大客因語曰我田稼在此恒爲大客所犯若念我者勿見侵便覺躑躅如有馴解於是一家安業絕無其患 湘中記

林邑人殺象象怒布陣以鬪之人登樹取衣掛樹枝緣

宅樹而走象見衣以爲人存以鼻汲水灌樹且倒不見人怒踏碎其衣而去安南志

晋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墮一坎窅然洞絕內有數頭熊子須臾有一大熊來瞪視此人人謂必害已良久出藏果分與諸子末一分置此人前人飢甚冐死取噉之既而轉相狎習熊母每旦出覓果食還輒分食此人賴以延命熊子後大其母一一負之而出子既盡人分死坎中熊母尋復入坐人傍人解其意便抱熊脚於是躍出竟得無他搜神記

唐寧王嘗獵于鄠縣界草中得一櫃發之乃一少女也

自言姓莫氏庄居昨夜遇賊刼至此賊中二人是僧王命載以後乗時方獲一生熊置櫃中如舊鎖之時上方求極色王即日表上之具其由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奏鄠縣食店有僧賃店作法事惟舁一櫃入店中夜久膈膊有聲店人怪其日出不啟門撤戶視之有熊衝人走出二僧已死骸骨悉露上知之大笑曰寧哥大能處置此僧 酉陽雜俎

愼薇曰揚億談苑云商汝山中多麝遺糞常在一處不移人以是獲之其性絶愛其臍爲人逐急即投巖舉爪剔裂其香就縶而死猶拱四足保其臍 譚史

鹿性警群居則環其角圍圜如陣以防人物之害軍中寨柵埋樹木外向亦名曰鹿角○胡居士云鹿性驚烈多別良草恒食九物餘則不嘗群處必依山岡產歸下澤享神用其肉者以其性烈清淨故也凡餌藥者勿食鹿肉服藥必不得力以鹿常食解毒之草是故能制毒散諸藥也九草者葛葉及花鹿蔥鹿藥白蒿水芹甘草齊頭蒿山耳薺苨書蕉

漢成帝末年宮中雨一蒼鹿殺而食之其味甚美述異記

漢楚元王出獵群鹿趨山背王引兵逐之鹿陷大谷王

以兵塞之詰朝欲盡其類旣曉兵合一巨鹿突圍跪請曰我鹿首也爲王見逐逃無地然古者不掩群故仁及獸麑與人雖異其惜命則一吾願日輸一鹿使王庖不虛吾類亦得蕃息何如王乃擲弓曰汝鹿王也知愛汝民乃下令殺鹿者與殺人罪同後吳侵楚萬鹿乘月黒奔吳軍若萬馬聲吳軍驚遁鹿王因見楚王敘其報恩曲折楚王愧感爲鹿王立廟漢事

牛　羊

瓊州不産驢馬人多騎黃牛亦餙以鞍韉加之銜勒可騎者皆自小習其步驟亦甚穩快者嶺表錄異

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于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蹄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其蹄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蹄論衡

苟晞為兗州鎮幕得大月支及西域胡有牛曰及牛今日割取其肉三四斤明日則肉瘡平愈矣又去京師五百里地出雙筋牛能日行千里常旦發書寄珍食都邑五百里一更始竟荅書還乃殺其牛視性雙筋如小竹大自頭夾脊着肉裡故外不覺志怪

長沙西南有金牛岩漢武時有一田父牽赤牛告漁人欲渡江漁人云船小豈勝得牛田父曰但相容不重君

船於是人牛俱上及半江牛糞於船田父曰以此相贈既渡漁人怒其汚船以橈撥糞棄水欲盡方覺是金訝其神異乃躡之但見人牛入嶺隨至而掘之莫能及也今掘處猶存 湘中記

建昌控霍鄉有汝嶺絕高從巔至麓且十里民居於嶺西者蓄一水牛甚大每旦牧於嶺下至暮歸淳熙巳亥冬忽失所在遍索不得意爲盜所竊聞於保伍后三日有樵夫曰爾牛過嶺正見牛倚石崖下臨虎虎作勢相拒越衆莫敢逼奮刃直前將刺虎則牛虎皆巳立死時方盛寒故僵而不仆民與二子還屠剥之覩其內虎無

它興獨牛之心膽皆巳裂盖雖力可格虎而振懼至是云夷堅志

萬曆二十四年正月瀘州張四兒家訟于州稱四兒業屠牛衛軍馬洋回回種也性亦嗜食牛自鄉牽牛赴州至大渡口登舟牽繩忽斷牛奔入市過四兒家四兒恃力直前縛之不能制大懼奔入一店中牛亦追入店四兒登樓牛亦登樓觸四兒腸出死牛下樓復轉入一巷中覓一牛肉肆適其主他出盡毀其家器業始徐徐出郊聞之客店樓小梯狹而牛上下無礙其事甚怪

書餘錄倪若水積書萬卷聽人賃閱凡借書者先投東

修羊 唐書

竇儼嘗病目幾喪明得良醫䓗之勸令頻食羊眼儼遂終身食之其家名雙暈羨世人有呼爲學士羡者 清異錄

馬 騾 驢

秣馬之法必視其齒歷勞逸而調息之馬四年而兩齒五年而四齒六年而六齒成矣七年而右一齒缺八年而上下兩邊各一齒缺九年而上下盡缺十年而下兩齒齙十一年而下四齒齙十二年盡齙十七年上四齒齙十八年盡齙十九年上兩齒平二十年上四齒平年

之長少惟馬齒最準故人自謙曰犬馬之齒長矣國憲家猷

驥服鹽車上太行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幕之驥於是俯而噴仰而鳴聲造於天忻伯樂之知已也初潭集

光化縣東五里有石窟漢時有馬數百匹從此窟出形小似巴滇馬三國時吳陸遜攻襄陽又值此穴有馬數十匹出遜載還建業蜀使來有兵家滇池者識其馬色云化父所乘對之流涕名山記

王良問伯樂曰相馬可得聞乎荅曰馬頭爲王欲方目

爲丞欲明脊爲將軍欲强腹爲城郭欲張四下爲令欲長汗溝數欲小如斲竹口中色如日月光者行千里口中有黒者曰啣烏短壽白額入口名㮋顱一名的盧國䨓家獻

張飛有馬號烏追時敵曰人中有張飛馬中有烏追○呂布常有馬號赤兎諺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兎

隋文帝時大宛國獻千里馬騣曳地號曰獅子驄上置之馬群陸梁人莫能制郎將裴仁基曰臣能制之遂攘袂向前去十餘步踴身騰上一手撮耳一手摳目馬戰不敢動乃跨乘之朝發西京暮至東洛隋末不知所在

唐文皇敕訪之同州刺史宇文士及得於朝邑市麪家視䞶䞶尾焦禿皮肉穿穴及見之悲泣帝自出長樂坡馬到新豐向西鳴躍帝甚喜齒口並平飼以鍾乳仍生五駒皆千里足也後不知所在朝野僉載

昔慕容廆有駿馬赭白有奇相逸力至儁光壽元年四十九矣而駿逸不虧儁奇之比鮑氏驄命鑄銅以圖其像親爲銘讚鐫頌其傍像成而馬死矣北史

廣漢陽翁偉能聽識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田間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蹇馬蹇馬亦罵之曰眇

馬御者不信往視之馬目果眇 論衡

李南乘赤馬行道逢他人乘白馬白馬先鳴而南赤馬應之南謂從者曰彼馬言汝當見一黃馬左目盲者是吾子可爲使駛行相及從者不信行二里所果逢黃馬而左目盲南馬先鳴而黃馬應之果向白馬子也 抱朴子

鮑子都舉上計道遇一書生卒得心痛疾子都下車爲按摩奄忽遂卒不知姓字有馬一匹素書一卷銀十餅子都賣一餅以資殯殮餘以枕之并素書埋之騶馬相隨至京師到一關內侯家侯家恠之曰君何以致此馬

子都說此此侯驚駭曰此吾兒也即迎喪開視銀書如其言乃薦子都辟公府至司隸子都好乘驄子永孫昱俱爲司隸皆復乘驄故京師歌之曰鮑氏驄三人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六帖）

李克用攻王鎔於鎮州以十餘騎渡滹沱覘敵遇大雨平地水深數尺鎮人襲之克用匿林中禱其馬曰吾世有大原者馬不嘶馬偶不嘶以免（史編）

唐太宗舞馬四百蹄分爲左右部有名曰某家驕其曲曰傾盃樂皆衣以錦綉絡以金銀每樂作奮首鼓尾縱橫應節（開元遺事）

其一曰拳毛騧黃馬黑喙平劉黑闥時所乘前中六箭背三箭贊曰月精按轡天駟横行孤矢載戢氛埃廓清其二曰什伐赤純赤色平世充建德時乘前中四箭背中一箭贊曰瀍澗未靜斧鉞伸威朱汗騁足青旌凱歸其三曰白蹄烏純黑色四蹄俱白平薛仁杲時所乘贊曰倚天長劒追風駿足聳轡平隴回鞍定蜀其四曰特勒驃黃白色喙微黑色平宋金剛時所乘贊曰應策騰空承聲冲漢入險摧敵乘危濟難其五曰颯路紫鷰騮平東都時所乘前中一箭贊曰紫鷰超躍骨騰神駿氣讋三川威凌八陣其六曰青騅蒼白雜色平竇建德時

所乗前中五箭賛曰足輕雪影神發天機策茲飛練定我戎衣 六馬圖賛

吉頊與武懿宗爭趙州功太后不說它日頊奏事太后曰太宗有馬名獅子驄肥逸無能調馭者朕爲宮女侍側言于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撾三匕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撾撾其首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卿豈足汚朕匕首耶頊惶懼流汗拜服求生乃止 通鑑

宋沈攸之爲荊州刺史廏中有群馬毎夜輙騰擲驚嘶攸之令人于櫪邊伺之見一白駒以繩縛腹超軼如飛

掩之不及視廄猶闔縱入閣内問内人惟愛妾馮月華臂上玉馬以綵繩穿之臥輒置枕下夜或失所在旦則如故視其蹄果有泥跡攸之亡不知所往 諸宮故事

宋王蘷齊公禎通判蘷州時石和尚流劫入蘷同知王受牒捕賊性險猾故託疾不敢出公忿忿面數之即日勒民兵與賊戰公陷圍中賊欲降之公大奮罵賊怒斷其猴自死所至府三百餘里馬奔歸毛鬣盡赤衆始駭公已死家人盡售行李與馬爲資歸其喪王得馬不償直夜半馬哀鳴特異王命秣者加莝豆不爲止自起視壢馬驟前齧其項王仆地不省翌日嘔血數升死 宋史

岳武穆嘗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不武穆荅曰臣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踊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帝稱善曰卿乃議論極進　綱目

國朝劉馬太監從西番得一黒驢進上能一日千里又善鬪虎上取虎城牝虎與鬪一蹄而虎斃又鬪牡虎三

跡而虎斃後取胃獅被獅拆其脊劉大慟蓋龍種也

王粲好驢家畜數頭其價有至百金者其一曰落釵其二曰遠游其三曰鷲羽其四曰白鳳其五曰臨江其六曰上雲其七曰奔濤其八曰飛星 下帷短牒

唐咸通中以進士車服僭差不許乘馬時場中不減千人雖勢可熱手亦皆騎驢或嘲之曰今年敕下盡騎驢短袖長鞦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 摭言

吳元濟叛其將有董重質者守洄曲其部下乘騾即戰號騾子都尉冠為悍官軍恒警備之 湘中記

劉氏鴻書卷九十終